

小小说

过了七月，老宅的石榴树就喧闹起来，硕大的石榴争先恐后地咧开嘴笑，石榴籽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闪着宝石般的亮光。贺老权走进竹林，甩起胳膊，抡圆月牙砍刀，放倒粗细合适的竹子，编制各种竹器。这片竹林有五百多亩，随着山坡高低起伏，山风吹来，绿潮涌动。贺家人习惯把这片竹林叫“竹海”，浩瀚无边的竹林把村庄包裹得严严实实，风吹不到，雨淋不着。竹林养活了祖祖辈辈贺家人，是贺家人的亲娘。贺家村是贺家山揽在怀抱里的婴儿，独享大山的宠爱。是先有了竹海，才有贺家村，还是先有贺家村再有竹海，贺老权说不清，他爹、他爷爷也说不清。竹海与贺家人一路走来，相扶相伴，沧桑流年。说是贺家山，其实只是一架山岭，是绵延几百里中条山的一处褶皱。

说起竹子，我们想到的一定是湿润的南方，是小桥流水、亭台轩榭的烟雨江南。竹子，似乎与北方没有多少关系。前多年一个著名导演导了一部电影，镜头在碧绿的竹海里切换，功夫巨星在竹林深处腾空飞跃，那武打场面非常唯美，更像是飞天的舞蹈。这部影片让中国南方的竹子风靡全球，人们习惯于在南方观竹、品竹。南方定义着竹子的前世今生。湘妃竹、凤尾竹、琴丝竹、苦竹、人面竹等等，仅仅是这些名字就会让人产生诸多美妙的联想，每种竹子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也许在上苍眷顾苦寒的北方，悄悄地把这片竹林藏在晋南这块风水宝地上。贺家山竹林就这么恣意、汪洋成一片绿海，不招摇不彰显，沉沉稳稳地拥抱着小山村。他们也是一对情人，守着千年的承诺，见证了爱情的沧海桑田。

雨后，春笋破土、竹节拔高的声声脆响，让贺老权兴奋不已，有多少笋就能长多少棵挺拔的竹子。贺老权和村民们有计划地砍伐竹子，家家靠竹编补贴家用，日子过得富足、祥和。贺老权说，“竹子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是儿子们说的，是以竹子为代表的新一代贺家人的观念。贺老权觉得这把刀太大、太毒，仿佛是一只怪兽、一场飓风，一夜之间就能毁灭整个竹林；贺老权觉得和儿子二苗之间隐藏着一枚随时会引爆的炸弹，大家都心知肚明，时刻准备应对一场血雨腥风的较量。贺老权说，竹林与贺家村有着肌肤之亲，谁也离不开谁。是贺家人的爱感动了上苍，才让竹林深深地扎根并成了气候。竹林有触手感知的凉和暖，更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感动。这种感动，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充满了烟火人气。

一条小溪横穿竹林，几名村妇在溪边洗衣、淘菜。棒槌敲打衣服的声音和哗哗的流水声糅合在一起，飘进耳朵，熨平人的情绪。有繁茂的绿竹做背景，有鸡犬相闻，有柴火炊烟，所谓的田园生活，也不过如此吧。一群鸟儿越过溪水，飞到竹林顶端，一阵喧嘩，像是要开一场演唱会。这种鸟叫“竹鸡”，它冬天不飞去南方，一年四季都守在这里。一个“守”字道出了竹鸡与竹林、与小村人水乳交融的亲情，竹鸡是竹林的女儿，是贺家人养的宠物，它整天叽叽喳喳，时而翱翔蓝天与清风做伴，时而驻足竹尖和竹叶嬉戏，一点也不怕人。它们知道贺家人不会伤害它。贺家山的竹子不高大伟岸，不华美，却坚韧守拙，更多了一份人情味。

贺家山的竹子主干上都有斑点，大的如铜钱，小的似泪痕。相传这些斑点是舜帝之妃娥皇、女英的眼泪。娥皇、女英是尧的女儿，她们嫁给舜，辅佐舜帝建立了伟业，舜死以后两位妃子伤心落泪，泪水掉落在竹竿上，所以这里的竹子叫“斑竹”也叫“泪竹”。痴情女子把千年的相思滴落在竹子上，让人对这里的竹子也产生了爱怜。斑竹又叫湘妃竹，唐代杜甫有诗曰“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元代张可久也留下了“白玉连环，斑竹阑干，回首泪偷弹”凄婉诗句。毛泽东在答友人的诗中也写道：“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黄河上的蒲津渡在修建铁索浮桥之前，连接秦晋两地的竹制浮桥使用的就有贺家山竹林的斑竹。这种竹子和其他地方竹子不一样，它不沾泥浆，竹竿插进黄河淤泥里，拔出来干干净净，有和莲“出淤泥而不染”一样的品行。这种竹子泡到水里时间再久，也不脱节，它韧性强，能承受非常大的拉力和压力。贺老权当年在队办企业供销社工作，凭着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带领贺家人编织竹林人家的幸福生活。

贺老权从十四岁开始拜师学艺，一学就是四年，凭着勤奋好学和聪明的脑瓜，竹编技艺炉火纯青，逐渐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竹器匠人。他经常带二苗叨叨当年跟师傅学艺时的艰辛困苦，他希望儿子能继承这门手艺。可是这个娃，三心二意，老是想着做大生意，这让老权经常摇头叹气。老权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困难，缺衣少穿，他靠着这门手艺把全家都养活了，他打制的竹器，全都换成了生活用品。直到结婚，他都没亲手给自己打制一件像样的家具。二苗说，爹，别再翻老皇历了，我们要转变思想，人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靠竹子就吃竹子，我们要资源利用最大化，竹子年年会长新的，现在政策这么好，我们不能错过了发财的机会。贺老权知道，儿子在打竹海的主意，他要把这些竹子砍了，卖到南方去。

老权对儿子说，你这是要断了贺家村人的命根啊！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打这片竹林的主意。贺家父子从此针尖对麦芒，成了两条船上的人。

最后二苗占了上风。群众选他当村主任，村委会和南方客商联合成立竹器制作公司，每年有一半的竹子被砍伐，新竹更新不上来，竹林面积渐渐缩小。竹林被分到了家户，有竹子的家户赚得钵满盆盈，没有竹子的家户就开始眼红，因此产生了许多纠纷和矛盾，几辈子没有红过脸的村民开始打架斗殴，甚至到簿公堂。这让二苗非常头疼。粗制滥造的竹制品也是堆积如山，严重滞销。贺家人说，我们找二苗，好赖都是他了。

昔日碧绿透亮的竹林，渐渐变得了，竹子砍伐后的根茬，像一颗颗楔在大地上的钉子，小河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变得有气无力。竹鸡呢，曾经的竹林骄子，贺家人养的宠物也不知去向，村庄完全裸露在太阳下，曾经水盈盈的贺家村变得千疮百孔、奄奄一息。

贺老权着急上火，他带领一群老人找到儿子二苗，双方在村委会里剑拔弩张。最后老老老人们在竹林入口设卡，阻挡谁会砍伐竹子。南方客商走了，二苗像打了败仗的将军，垂头丧气。在这些思想僵化的前辈面前，他无所适从。

竹林人家

■赵光华

贺二苗毕竟年轻，头脑灵活，要说服这些老顽固们，只能用事实说话。要提高竹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就必须提高产品的质量。他带领村里几位年轻后生去广东学习先进技术，要从过去的筛子、耙子、筐子、鸡蛋篓、筷子、篮子、竹帽等粗放的竹品中走出来，推出具有艺术风格的竹编精品。

贺老权对儿子说，竹子浑身都是宝，砍掉的竹子枝叶还可以绑成扫帚。过去在生产队时，贺家扫帚结实耐用，方圆百里可是出了名的。贺二苗说，扫帚是打谷场上用的东西，现在都机械化收割了，你看现在哪里还有打谷场？贺老权无语，他坚持把制作竹制品剩下的竹子枝叶绑成扫帚，但是，扫帚一年也卖不出去几把。

二苗对竹编公司的技术要求精益求精。破竹杀青后的竹片，要经过去节、拉丝等十多道工序，才能得到精细的竹篾。起底和编织，过去全凭手工艺人的经验与手感，现在要按照图纸尺寸进行。竹篾的柔韧造就了竹编器物的圆润柔滑。在制作竹篾过程中，工人们真切感受到手工技艺的辛苦。二苗把竹编技艺创新到一个新台阶，把竹制品从生活用具拓展到结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成套家具，做工更加精细考究。公司的产品乘着轮船漂洋过海，一沓沓钞票雪片似的飞回贺家村。

贺老权真的老了。二苗说，爹，你编的那些东西没有人要了，你就歇着吧，要不你来我公司当个顾问，我按月给你发工资。老权一声叹息，眼角全是泪水。他不认为他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他和竹子有割舍不断的感情。

贺老权没有走进儿子公司的大门，他依旧生活在潮湿阴暗的老宅里，只有老伴陪着他，日出东山，月照西厢，竹林慢慢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清晨有熟悉的竹鸡鸣叫，还有竹子摇摆和竹笋破土的声音。目之所及，皆是翠绿的新竹，娉娉婷婷，摇曳生姿。老权的确老了，腰身弓弯，白发如雪。二苗的公司离老宅不远，但是二苗很少来看他，他心里暗暗在骂；二苗，你个龟孙子。老伴当然看出来，笑着说，你是连自己一起骂了。

老权的孙子叫石头，大学毕业后留在南方发展。孙子经常打视频电话给他们。看见孙子，老权和老伴笑逐颜开。老伴说，手机里的石头能看到，但是摸不着。老宅里还留有孙子的影子和气息。石头从小就听话，不像他爹那么倔，是老两口的贴心儿。老伴说，我好久没有看到石头了，我想拉拉孙子的手，给他吃我做的焖饭。老伴说着话，眼里闪着泪花。

二苗要带老权和母亲去广州，说是去看孙子，其实老权知道儿子想挟持他去南方的竹器厂参观。他推辞说晕车。老伴心动了，坚持要去。她说，不知道石头大学毕业谈对象了没有？老伴儿抹着泪，声音哽咽。老权拉下老脸踏上了南下的高铁。这是他第一次坐高铁，显得格外兴奋。车窗外的山峦、村庄，在快速往后闪，让他眼花缭乱。走进竹器加工厂，好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贺老权目不暇接，眼前的竹器制作全部是流水线作业，制作的成品花样繁多，每一件都是艺术品，他轻拿轻放，爱不释手。二苗对老权说，爹，你的手工竹编技艺真的落伍了。

老权说，机器制作的竹器虽然好看，但是冷冰冰的，没有温度，手工编织的就不一样了，每一根竹篾都被竹匠抚摸过，每只竹器都倾注着竹匠的心血，都是他们的孩子。

山间的芳菲四月，竹林里鲜活灵动起来。竹笋“突突突……”地往外冒，新笋营养丰富，但贺家人心存敬畏，从来没有人把竹笋作为盘中餐。贺家人最喜欢、最热衷的美食是灶台上热气腾腾的肉焖饭。五花肉是肉焖饭的灵魂。足量的、切成丁的猪肉拌上事先准备好的葱花、芹菜末、酱油、盐、花椒粉，在腌渍五花肉的过程中，将农家酵子馍用手细细揉成馍馍花儿，这道工序是贺家肉焖饭的独到之处。最后再加入玉米面搅拌，蒸熟后的焖饭，放上调料，蒜末用热油泼，香气四溢，让人忍不住吞口水。老权说，石头每次回来都要吃他奶奶做的肉焖饭。石头说，他买了新房，等装修好就接爷爷奶奶在南方住，那里不冷不热，房前屋后尽是参天的毛竹。老权问石头，买房花多少钱？石头说，爷爷你别操心，我爸替我交了首付，其余的我办了银行按揭，每月还一点，二十年就还清了。

老权想不通二苗明明有足够的钱，为啥还要让石头贷款？他被漫长的二十年吓蒙了，不由得蹙起了眉头，甚至憎恨二苗的薄情寡义。

贺老权佝偻着腰身，又提起月牙砍，踉踉跄跄进入竹林，他要把传统的手工竹编做下去。他年龄大了，能做几个是几个。他放下不陪伴了他几十年的竹子，他梦见了坐在云端编竹筐的师傅。

每月初六，是贺家山青龙观庙会，四面八方的村民都来烧香祈福，庙会非常热闹。贺家村人搞起了乡村旅游，竹林人家的生活受到了城市人的喜欢，慕名来竹林观光的游客越来越多。国家加大生态修复力度，不允许大规模砍伐竹子，镇政府聘用老权为护林员，他每天都去竹林转悠，阻止游客采挖竹笋。遇到太密集、需要间株的笋，他会小心地折断，然后让老伴把笋煮熟，制成罐头，寄给石头和他的新媳妇，他幻想着，也许不久就能抱上重孙子小石头。想到这，老权禁不住眉开眼笑！

庙会一角，有一个固定的竹器摊点，一个老头在聚精会神地编竹器，精细柔软的竹篾在他手里上下翻飞，摊位前，有镶了金丝线的鸡蛋篓，有装馒头的细篾竹筐，有精致的竹制小方桌和背靠椅，每一件器物都朝路人眨着眼睛。风从山谷里吹出来，被竹林揉搓得服服帖帖。老权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了，他不再阻止二苗干事，但是他要继续编竹器，他要收徒弟，要把师傅教的手艺传下去。

石头在广州搞起了电商，销售他爹公司产品，他把爷爷的手工竹编放到平台。没想到，爷爷的竹编制品非常受欢迎，因为是纯手工制作，价钱卖得高，利润空间大。二苗夫妇笑盈盈地来老宅看老爹老娘，他们不让老爹再去摆摊售卖，要高价收购老爹的产品。老权的怒气似乎还没有消，他板着脸对儿子说，我的竹编只卖给我孙子石头，不卖给你。

村里的老伙计说老权你真是老老憨憨，儿子孙子还不是一回事？你天天就是个劳碌鬼，放着幸福不享，坐在这里回书？你日晒了为啥？老权嘿一笑，神秘地说，我要帮我孙子石头还房贷哩，等贷款还完了，他就接我们去大城市！

灯光下漫笔

为梦蹉跎路

■郑天虎

人一旦有了梦想，就有了“野心”。

上高中时，我的梦想就是当记者、当作家。参加工作后的那几年，我常常为自己的这个梦想而奋斗。趴在宿舍的床上、家里的炕沿上、吃饭的小桌上、车间的角落里，甚至在夜晚的月光下，记日记、写小说，想起什么就写什么。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打字，一篇文章写完后，再用复写纸整齐齐抄写一遍，自己留一份底稿，给编辑部寄一份。编辑们都十分敬业，每稿必复，而且是用钢笔一字一句地书写。记得写的最长的一篇小说有四十几页稿纸，也就是一万字左右吧。我寄给东北一家杂志，有个编辑看完后，足足给我回复了两页多的字，指出了问题和不足，也对其中的段落和写法予以了肯定。这封信我保存了好多年。尽管这篇小说最终没被采用，但给了我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上刊授大学，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的事情。那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二十岁左右，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那年，为了给全国众多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人一个深造的机会，山西省办了一所特殊的大学。它不设门槛，没有教室，没有围墙，不论岁数大小，只要报名就可以进入学习——这就是由山西青年杂志社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别具特色的刊授大学。报名上刊授大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一方面也有点赶潮流。记得厂里工会主席叫王因才，是个爱学习的厂级干部。还有个工人叫鲁巨龙，与我岁数差不多，也是个爱好写作的人，我们三个人一起报的名。那时候我的月工资也就是二十多元，除去大部分交给父母和留一点生活费外，剩下的我全都用来购买书籍和订阅杂志。杂志记得有《海燕》《青春》《山西文学》等，特别是《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这两种，我连续订阅了二十多年。

和 谐 盛 世



鹤雀楼

和谐盛世（国画）

段志军 作

忙碌了一年
就落下一地叶子
天日渐消寂
脸色越来越冷
山村迎来了机遇
在外的凤凰
纷纷还巢
提前把老屋翻新
准备迎接新春的生机
窑洞挤满了东墙
重有了烟火味
曾经荒芜的土巷
退休的手艺

冬季的山村

■陈小明

尤其是乡亲窝的酸菜
一夜间成了网红
刷屏的手机订单
让乡亲忙的乐此不疲
活了大半辈子的他们
破天荒看到驻村的快递
当年围炉闲谈的冬日
蜕变为打包发货的旺季

家里置办的家具
炕头新画的炕围
窗前倒挂的草帽
墙角斜靠的农器
就连院里的菜畦
也被市民当作宝贝
每天视频流连沉迷
黄菊 白菜

挚爱亲情

外婆的教诲

■杨晓因

外婆去世三十多年了，她的谆谆教诲，我至今铭刻在心。

小时候，我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是外婆用小米粥一勺一勺喂养了我。我喜欢吃面条，外婆就做香喷喷的“北瓜炒饭”，或者清淡的“葱花炒饭”。看我吃得津津有味，外婆就荡漾起幸福的笑容。外婆就是我身体健康的滋养剂和快乐成长的保护伞！

我在外婆的口袋里悄悄“拿”了一毛钱，在供销社买了好吃的。外婆发现后，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而是把家里的瓜

大半年，采访的脚步从大同到运城，从山西到河南，从厂矿企业到党政机关，奠定了我的写作基础。

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2008年这二十多年时间，我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的新闻、小说、散文等，达到上百万字，各种获奖证书有二三十本。2000年，我出版了30万字的个人作品集《摘下满天星》。时任山西日报常务副总编、山西晚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翁小绵亲写了序言。

2008年5月，我从县报副社长的工作岗位调到县文联，担任了文联主席，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2年。这期间，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首先是办了一份文学类报纸《枣花》，给全县爱好写作的入开垦了一块发表作品的园地，之后又多次举办了征文、书画、摄影等全县乃至全国性的赛事；连续两次策划举办了文联“迎新春”文艺晚会；评选了首届和第二届“稷山县十佳艺术家”，予以隆重表彰；主编和出版了《乡音乡情》《行走稷山》《沧桑稷山》《枣乡枣香》等二十多本书籍，加入了山西省作家协会，出席了全省六届、七届作代会……

2019年我退居二线，但人退了，工作激情不退，除继续办好《枣花》之外，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先后在《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运城日报》《河东文学》等省市级报刊发表。目前，我的第三个人作品集《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正在出版之中，著名作家、省作协主席李骏虎专门写了序言。

而今的我，将正式退休，但生活很充实，写小说、写散文、写新闻报道；发抖音、学跳舞，不时去旅游。

退而不休，还需再接再厉；老骥伏枥，仍是壮心不已。人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努力。我们都是追梦人，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一直坚持不懈，不忘初心，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冬日暖阳

■赵卓菁

冬日的暖阳下
女孩的脸上 漾起浅浅的笑
数着那片天空下共同的脚印
站在风口
风从两个方向吹来
迎着风
寻找方向
梦想中的模样 隐没在枝头
整个季节
梦都在飞
一个个绯红色山楂
一样的梦
把雨雪浸透的泪珠
一滴滴浸透

午后 阳光橘红
猫咪在追赶自己的尾巴
天蓝蓝
阳光透亮
穿过树枝投下斑斑点点
扶光和时间一起踏上新的旅程
听风抚过双翼的声音……

雪里蕻 蒜苗
更让大家赞叹不已
早已退休的
老井 石道 碾台
忽有了用武之地
来不及收拾
就已吸粉千万
最意外的是
种地那些农事
也重新焕发魅力
开春体验游的时期
客户问了好多次

长得很高，去外婆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段深沟坎，据说那条路上也不大安全，不时有豺狼出没。外婆急忙托人赶到我家告诉了母亲。晚饭后，外婆批评我太任性，就给我讲故事，让我从故事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外婆的教育下，我学会了“换位思考”，懂得了“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的道理。

刚上小学那年的一个周日，我拉着家里的小平车，去舅家接外婆来我家。在坑东村口，路遇一个老奶奶弓着腰，提着个包袱艰难地行走，外婆就叫我停下来。得知老奶奶在二里外的东柏村时，就扶老奶奶坐在小平车上，她在后面帮我推车。外婆说，当别人遇到了困难，就要主动去帮助，而且不能图回报，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外婆没有什么文化，但她的一言一行都一直影响着我、激励着我。